資治通鑑/卷2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

► 卷二百六十三

起上章涒灘，盡重光作噩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62卷

【唐紀七十八】 起上章涒灘，盡重光作噩，凡二年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光化三年（庚申，公元九零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宣州將康儒攻睦州，錢鏐使其從弟鉟拒之。

二月，庚申，以西川李度使王建兼中書令。

壬申，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。

壬午，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，充清海節度使。

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，押牙劉延業諫曰：「大王聲振華、夷，宜揚兵以嚴四境，不宜近治城塹，損威望而啟寇心。」克用謝之，賞以金帛。

夏，四月，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。

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、鄆、滑、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，五月，庚寅，拔德州，斬刺史傅公和。己亥，圍劉守文於滄州。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，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，攻邢、洺以救之。

邕州軍亂，逐節度使李鐵。鐵借兵鄰道討平之。六月，癸亥，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。

司空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王摶，明達有度量，時稱良相。上素疾宦官樞密使朱道弼、景務修專橫，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，宦官知之。由是南、北司益相憎嫉，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。摶恐其致亂，從容言於上曰：「人君當務明大體，無所偏私。宦官擅權之弊，誰不知之！顧其勢未可猝除，宜俟多難漸平，以道消息。願陛下言勿輕洩以速奸變。」胤聞之，譖摶於上曰：「王摶奸邪，已為道弼輩外應。」上疑之。及胤罷相，意摶排己，愈恨之。及出鎮廣州，遺朱全忠書，具道摶語，令全忠表論之。全忠上言：「胤不可離輔弼之地，摶與敕使相表裡，同危社稷。」表連上不已。上雖察其情，迫於全忠，不得已，胤至湖南復召還。丁卯，以胤為司空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摶罷為工部侍郎。以道弼監荊南軍，務修監青州軍。戊辰，貶摶溪州刺史；己巳，又貶崖州司戶。道弼長流歡州，務修長流愛州。是日，皆賜自盡。摶死於藍田驛，道弼、務修死於霸橋驛。於是胤專制朝政，勢震中外，宦官皆側目，不勝其憤。

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，營於乾寧軍。葛從周留張存敬、氏叔琮守滄州寨，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鴉堤，大破仁恭，斬首三萬級，仁恭走保瓦橋。秋，七月，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、洺以救仁恭，敗汴軍於內丘。鎔遣使和解幽、汴，會久雨，朱全忠召從周還。

庚戌，以昭義留後孟遷為節度使。

甲寅，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、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。

八月，李嗣昭又敗汴軍於沙門河，進攻洺州。乙丑，朱全忠引兵救之，未至，嗣昭拔洺州，擒刺史朱紹宗。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。

宣州將康儒食盡，自清溪遁歸。

九月，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，營於黃龍鎮。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。李嗣昭棄城走，從周設伏於青山口，邀擊，大破之。

崔胤以太保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，惡之。彥若亦自求引去。時藩鎮皆為強臣所據，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，乃求代之。乙巳，以彥若同平章事，充清海節度使。初，荊南節度成汭以澧、朗本其巡屬，為雷滿所據，屢求割隸荊南。朝廷不許，汭頗怨望。及彥若過荊南，汭置酒，從容以為言。彥若曰：「令公位尊方面，自比桓、文，雷滿小盜不能取，乃怨朝廷乎？」汭甚慚。

丙午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，以刑部尚書裴贄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贄，坦之弟子也。升桂管為靜江軍，以經略使劉士政為節度使。

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，移兵伐之，下臨城，逾滹沱，攻鎮州南門，焚其關城。全忠自至元氏，鎔懼，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。全忠盛怒，謂式曰：「僕屢以書諭王公，竟不之聽！今兵已至此。期於無捨！」式曰：「鎮州密邇太原，困於侵暴，四鄰各自保，莫相救恤，王公與之連和，乃為百姓故也。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，則天下誰不聽命，豈惟鎮州！明公為唐桓、文，當崇禮義以成霸業。若但窮威武，則鎮州雖小，城堅食足，明公雖有十萬之眾，未易攻也！況王氏秉旄五代，時推忠孝，人人欲為之死，庸可冀乎！」全忠笑攬式袂，延之帳中，曰：「與公戲耳！」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，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，以文繒二十萬犒軍。全忠引還，以女妻昭祚。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：「河東，勍敵也，今雖有朱氏之援，譬如火發於家，安能俟遠水乎！彼幽、滄易定。猶附河東，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，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，則可以制河東矣。」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。全忠喜，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，甲寅，拔瀛州；冬，十月，丙辰，拔景州，執刺史劉仁霸；辛酉，拔莫州。

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，大懼，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。殷遣使修好於士政，可璠拒之。殷遣其將秦彥暉、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。湖南軍至全義，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。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，縣民怨之，請為湖南鄉異，曰：「此西南有小徑，距秦城才五十里，僅通單騎。」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、步兵三百襲秦城，中宵，逾垣而入，擒王建武，比明，復還，絲斥之以練，造可璠壁下示之，可璠猶未之信。斬其首，投壁中，桂人震恐。瓊因勒兵擊之，擒可璠，降其將士二千，皆殺之。引兵趣桂州，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，遂圍桂州。數日，士政出降，桂、宜、巖、

柳、象五州皆降於湖南。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，未幾，表為靜江節度使。

張存敬攻劉仁恭，下二十城，將自瓦橋趣幽州，道濘不能進，乃引兵西攻易定，辛巳，拔祁州，殺刺史楊約。

癸未，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為節度使。

張存敬攻定州，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。處直請依城為柵，俟其師老而擊之。孔目官梁汶曰：「昔幽、鎮兵三十萬攻我，於時我軍不滿五千，一戰敗之。今存敬兵不過三萬，我軍十倍於昔，奈何示怯，欲依城自固乎！」郜乃遣處直逆戰於沙河，易定兵大敗，死者過半，餘眾擁處直奔還。甲申，王郜棄城奔晉陽，軍中推處直為留後。存敬進圍定州，丙申，朱全忠至城下，處直登城呼曰：「本道事朝廷盡忠，於公未嘗相犯，何為見攻？」全忠曰：「何故附河東？」對曰：「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，封疆密邇，且婚姻也，修好往來，乃常理耳，請從茲改圖。」全忠許之。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，以謝全忠，以繒帛十萬犒師。全忠乃還，仍為處直表求節鉞。處直，處存之母弟也。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，軍於易水之上。全忠遣張存敬襲之，殺六萬餘人。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。

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，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，攻懷州，拔之，進攻河陽。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，狼狽失據，嗣昭壞其羊馬城。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，力戰於壕外，河東兵乃退。寶，鄆州人也。

初，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，及宋道弼、景務修死，宦官益懼。上自華州還，忽忽不樂，多縱酒，喜怒不常，左右尤自危。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、右宮中尉王仲先、樞密使王彥范、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：「主上輕佻多變詐，難奉事；專聽任南司，吾輩終罹其禍。不若奉太子立之，尊主上為太上皇，引岐、華兵為援，控制諸藩，誰能害我哉！」

十一月，上獵苑中，因置酒，夜，醉歸，手殺黃門、侍女數人。明旦，日加辰巳，宮門不開。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：「宮中必有變，我內臣也，得以便宜從事，請入視之。」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，訪問，具得其狀。出，謂胤曰：「主上所為如是，豈可理天下！廢昏立明，自古有之，為社稷大計，非不順也。」胤畏死，不敢違。庚寅，季述召百官，陳兵殿庭，作胤等連名狀，請太子監國，以示之，使署名。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。上在乞巧樓，季述、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，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。季述、

仲先甫登殿，將士大呼，突入宣化門，至思政殿前，逢宮人，輒殺之。上見兵入，驚墮床下，起，將走，季述、仲先掖之令坐。宮人走白皇后，后趨至，拜請曰：「軍容勿驚宅家，有事取軍容商量。」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，曰：「陛下厭倦大寶，中外群情，願太子監國，請陛下保頤東宮。」上曰：「昨與卿曹樂飲，不覺太過，何至於是！」對曰：「此非臣等所為，皆南司眾情，不可遏也。願陛下且之東宮，待事小定，復迎歸大內耳。」后曰：「宅家趣依軍容語！」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，宦官扶上與后同輦，嬪御侍從者才十餘人，適少陽院。季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：「某時某事，汝不從我言，其罪一也。」如此數十不止。乃手鎖其門，熔鐵錮之，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，上動靜輒白季述，穴牆以通飲食，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，上求錢帛俱不得，求紙筆亦不與。時大寒，嬪御公主無衣衾，號哭聞於外。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，迎太子入宮。辛卯，矯詔令太子嗣位，更名縝。以上為太上皇，皇后為太上皇后。甲午，太子即皇帝位，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。季述加百官爵秩，與將士皆受優賞，欲以求媚於眾。殺睦王倚，凡宮人、左右、方士、僧、道為上所寵信者，皆榜殺之。每夜殺人，晝以十車載屍出，一車或止一兩屍，欲以立威。將殺司天監胡秀林，秀林曰：「軍容幽囚君父，更欲多殺無辜乎！」季述憚其言正而止。季述等欲殺崔胤，而憚朱全忠，但解其度支監督鐵轉運使而已。崔胤密緻書全忠，使興兵圖返正。

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，見張全義於洛陽，勸之匡復，又與諸藩鎮書勸之。

進士無棣李愚客遊華州，上韓建書，略曰：「僕每讀書，見君臣父子之際，有傷教害義者，恨不得肆之市朝。明公居近關重鎮，君父幽辱月餘，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，僕所未諭也。僕竊計中朝輔弼，雖有志而無權；外鎮諸侯，雖有權而無志。惟明公忠義，社稷是依。往年車輅播遷，號泣奉迎，累歲供饋，再復廟、朝，義感人心，至今歌詠。此時事勢，尤異前日，明公地處要衝，位兼將相。自宮闈變故，已涉旬時，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，遲疑未決，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，彭行而西，明公求欲自安，其可得乎！此必然之勢也。不如馳檄四方，諭以逆順，軍聲一振，則元凶破膽，旬浹之間，二豎之首傳於天下，計無便於此者。」建雖不能用，厚待之，愚堅辭而去。

朱全忠在定州行營，聞亂，丁未，南還。十二月，戊辰，至大梁。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，許以唐社稷輸之；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。全忠猶豫未決，會僚佐議之，或曰：「朝廷大事，非藩鎮所宜預知。」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：「王室有難，此霸者之資也。今公為唐桓、文，安危所屬。季述一宦豎耳，乃敢囚廢天子，公不能討，何以復令諸侯！且幼主位定，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，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。」全忠大

悟，即囚希度、奉本，遣振如京師詗事。即還，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，與崔胤謀之；又召程巖赴大梁。

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。

是歲，加楊行密兼侍中。

睦州刺史陳晟卒，弟詢自稱刺史。

太子即位累旬，藩鎮箋表多不至。王仲先性苛察，素知左、右軍多積弊，及為中尉，鉤校軍中錢穀，得隱沒為奸者，痛捶之，急征所負，將士頗不安。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，自劉季述等廢立，常憤惋不平。崔胤聞之，遣判官石戩與之遊。德昭每酒酣必泣，戩知其誠，乃密以胤意說之曰：「自上皇幽閉，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，孰不切齒！今反者獨季述、仲先耳，公誠能誅此二人，迎上皇復位，則富貴窮一時，忠義流千古；苟狐疑不決，則功落他人之手矣！」德昭謝曰：「德昭小校，國家大事，安敢專之！苟相公有命，不敢愛死！」戩以白胤。胤割衣帶，手書以授之。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、周承誨，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天復元年（辛酉，公元九零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朔，王仲先入朝，至安福門，孫德昭擒斬之，馳詣少陽院，叩門呼曰：「逆賊已誅，請陛下出勞將士。」何后不信，曰：「果爾，以其首來！」德昭獻其首，上乃與后毀扉而出。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，帥百官稱賀。周承誨擒劉季述、王彥範繼至，方詰責，已為亂梃所斃。薛齊偓赴井死，出而斬之。滅四人之族，並誅其黨二十餘人。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，獻傳國寶。上曰：「裕幼弱，為凶豎所立，非其罪也。」命還東宮，黜為德王，復名裕。丙戌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，充靜海節度使，賜姓名李繼昭。

丁亥，崔胤進位司徒，胤固辭。上寵待胤益厚。

己丑，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，折程巖足，械送京師，並劉希度、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，由是益重李振。

庚寅，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，賜姓名李繼誨，董彥弼為寧遠節度，賜姓李，並同

平章事；與李繼昭俱留宿衛，十日乃出還家，賞賜傾府庫，時人謂之「三使相」。

癸巳，進朱全忠爵東平王。

丙午，敕：「近年宰臣延英奏事，樞密使侍側，爭論紛然。既出，又稱上旨未允，復有改易，撓權亂政。自今並依大中舊制，俟宰臣奏事畢，方得升殿承受公事。」賜兩軍副使李師虔、徐彥孫自盡，皆劉季述之黨也。

鳳翔、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；加茂貞守尚書令，兼侍中，進爵岐王。

劉季述、王仲先既死，崔胤、陸扆上言：「禍亂之興，皆由中官典兵。乞令胤主左軍，扆主右軍，則諸侯不敢侵陵，王室尊矣。」上猶豫兩日未決。李茂貞聞之，怒曰：「崔胤奪軍權未得，已欲翦滅諸侯！」上召李繼昭、李繼誨、李彥弼謀之，皆曰：「臣等累世在軍中，未聞書生為軍主；若屬南司，必多所變更，不若歸之北司為便。」上乃謂胤、扆曰：「將士意不欲屬文臣，卿曹勿堅求。」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、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、右中尉。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。又征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、觀軍容處置使。遵美曰：「一軍猶不可為，況兩軍乎！」固辭不起。以袁易簡、周敬容為樞密使。

李茂貞辭還鎮。崔胤以宦官典兵，終為肘腋之患，欲以外兵制之，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，充宿衛，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。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，胤曰：「兵自不肯去，非留之也。」偓曰：「始者何為召之邪？」胤無以應。偓曰：「留此兵則家國兩危，不留則家國兩安。」胤不從。

朱全忠既服河北，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。己亥，召諸將謂曰：「王珂駑材，恃太原自驕汰。吾今斷長蛇之腰，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。」庚子，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捨山路以襲之，全忠以中軍繼其後。戊申，存敬至絳州。晉、絳不意其至，皆無守備，庚戌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；壬子，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。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，何絪守絳州，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。朝廷恐全忠西入關，急賜詔和解之；全忠不從。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，道路相繼，克用以汴人先據晉、絳，兵不得進。珂妻遺克用書曰：「兒旦暮為俘虜，大人何忍不救！」克用報曰：「今賊兵塞晉、絳，眾寡不敵，進則與汝兩亡，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。」珂又遺李茂貞書，言：「天子新返正，詔藩鎮無得相攻，同獎王室。今諸公不顧詔命，首興兵相加，其心可見。河中若亡，則同華、邠、岐俱不自保。天子神器拱手授人，其勢必然矣。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，固守潼關，赴救

河中。僕自知不武，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，此地請公有之。關中安危，國祚修短，系公此舉，願審思之！」茂貞素無遠圖，不報。

二月，甲寅朔，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，拔之。

乙卯，張存敬引兵發晉州；己未，至河中，遂圍之。王珂勢窮，將奔京師，而人心離貳，會浮梁壞，流澌塞河，舟行甚難，珂挈其族數百人欲夜登舟，親諭守城者，皆不應。牙將劉訓曰：「今人情擾擾，若夜出涉河，必爭舟紛亂，一夫作難，事不可知。不若且送款存敬，徐圖向背。」珂從之。壬戌，珂植白幡於城隅，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。存敬請開城，珂曰：「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，請公退捨，俟朱公至，吾自以城授之。」存敬從之，且使走白全忠。乙丑，全忠至洛陽，聞之喜，馳往赴之。戊辰，至虞鄉，先哭於重榮之墓，盡哀；河中人皆悅。珂欲面縛牽羊出迎，全忠遽使止之曰：「太師舅之恩何可忘！若郎君如此，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！」乃以常禮出迎，握手歔欷，聯轡入城。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。其後全忠遣珂入朝，遣人殺之於華州。全忠聞張夫人疾亟，遽自河中東歸。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；全忠雖遣使報之，而忿其書辭蹇傲，決欲攻之。

以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以吏部侍郎裴樞為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溥，正雅之從孫也，常在崔胤幕府，故胤引之。

贈謚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。

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、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。

三月，癸未朔，朱全忠至大梁。癸卯，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，入自太行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，葛從周以兗、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，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，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，權知晉州侯言以慈、隰、晉、絳兵入自陰地。叔琮入天井關，進軍昂車。辛亥，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。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，即令權知沁州。壬子，叔琮拔澤州，刺史李存璋棄城走。叔琮進攻潞州，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。河東屯將李審建、王周將步軍一萬、騎二千詣督琮降。叔琮進趣晉陽。夏，四月，乙卯，叔琮出石會關，營於洞渦驛。張歸厚引兵至遼州，丁巳，遼州刺史張鄂降。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，己未，拔承天軍，與叔琮烽火相應。

甲戌，上謁太廟。丁丑，赦天下，改元。雪王涯等十七家。

初，楊復恭為中尉，借度支賣曲之利一年以贍兩軍，自是不肯復歸。至是，崔胤草赦，欲抑宦官，聽酤者自造曲，但月輸榷酤錢。兩軍先所造曲，趣令減價賣之，過七月無得復賣。

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，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。

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，數挑戰，城中大恐。李克用登城備御，不遑飲食。時大雨積旬，城多頹壞，隨加完補。河東將李嗣昭、李嗣源鑿暗門，夜出攻汴壘，屢有殺獲。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。時汴軍既眾，芻糧不給，久雨，士卒瘧利，全忠乃召兵還。五月，叔琮等自石會關歸，諸道軍亦退。河東將周德威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，殺獲甚眾。先是，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，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，三日而拔，執瑭，斬之。氏叔琮過上黨，孟遷挈族隨之南徙。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。

朱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，而諷吏民請己為帥。癸卯，以全忠為宣武、宣義，天平、護國四鎮節度使。己酉，加鎮海、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。

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，並近鎮亦禁之。李茂貞惜其利，表乞入朝論奏，韓全誨請許之。茂貞至京師，全誨深與相結。崔胤始懼，陰厚朱全忠益甚，與茂貞為仇敵矣。

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。

六月，癸亥，朱全忠如河中。

上之返正也，中書舍人令狐渙、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，故擢為翰林學士，數召對，訪以機密。渙，綯之子也。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，每奏事，上與之從容，或至然燭。宦官畏之側目，事無大小，皆咨胤而後行。胤志欲盡除之，韓偓屢諫曰：「事禁太甚。此輩亦不可全無，恐其黨迫切，更生他變。」胤不從。丁卯，上獨召偓，問曰：「敕使中為惡者如林，何以處之？」對曰：「東內之難，敕使誰非同惡，處之當在正旦，今已失其時矣。」上曰：「當是時，卿何不為崔胤言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見陛下詔書雲，『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，其餘一無所問。』夫人主所重，莫大於信，既下此詔，則守之宜堅。若復戮一人，則人人懼死矣。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，此其所以怏怏不安也。陛下不若擇

其尤無良者數人，明示其罪，置之於法，然後撫諭其餘曰：『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，自今可無疑矣。』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。其徒有善則獎之，有罪則懲之，咸自安矣。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，豈可盡誅邪！夫帝王之道，當以重厚鎮之，公正御之，至於瑣細機巧，此機生則彼機應矣，終不能成大功，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。況今朝廷之權，散在四方。苟能先收此權，則事無不可為者矣。?鄙仙鉅暈□滑曰：「此事終以屬卿。」

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、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，攻隰州，刺史唐禮降之。進攻慈州，刺史張瑰降之。

閏月，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為昭義節度使，孟遷為河陽節度使，從朱全忠之請也。

道士杜從法以妖妄妄誘昌、普、合三州民作亂，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、武信兵討之。宗黯，即吉諫也。

崔胤請上盡誅宦官，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。宦官屬耳，頗聞之，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，上乃令胤：「有事封疏以聞，勿口奏。」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，內之宮中，陰令詗察其事，盡得胤密謀，上不之覺也。全誨等大懼，每宴聚，流涕相訣別，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。胤時領三司使，全誨等教禁軍對上喧噪，訴胤減損冬衣。上不得已，解胤鹽鐵使。時朱全忠、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，全忠欲上幸東都，茂貞欲上幸鳳翔。胤知謀洩，事急，遺朱全忠書，稱被密詔，令全忠以兵迎車駕，且言：「昨者返正，皆令公良圖，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。今不速來，必成罪人，豈惟功為他人所有，且見征討矣！」全忠得書，秋，七月，甲寅，遽歸大梁發兵。

西川龍台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，平之。

八月，甲申，上問韓偓曰：「聞陸扆不樂吾返正，正旦易服，乘小馬出啟夏門，有諸？」對曰：「返正之謀，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，扆不知也。一旦忽聞宮中有變，人情能不驚駭！易服逃避，何妨有之！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，至於不樂返正，恐出於讒人之口，願陛下察之。」上乃止。韓全誨等懼誅，謀以兵制上，乃與李繼昭、李繼誨、李彥弼、李繼筠深相結，繼昭獨不肯從。它日，上問韓偓：「外間何所聞？」對曰：「惟聞敕使憂懼，與功臣及繼筠交結，將致不安，亦未知其果然不耳。」上曰：「是不虛矣。比日繼誨、彥弼輩語漸倔強，令人難耐。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，置酒和解之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如此則彼凶悖益甚。」上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對曰：「

獨有顯罪數人，速加竄逐，餘者許其自新，庶幾可息。若一無所問，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，益不自安，事終未了耳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」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，稍不遵敕旨；上或出之使監軍，或黜守諸陵，皆不行，上無如之何。

或告楊行密雲，錢鏐為盜所殺。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，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。

九月，癸丑，上急召韓偓，謂曰：「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，大是盡忠，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。若兩帥交爭，則事危矣。卿為我語崔胤，速飛書兩鎮，使相與合謀，則善矣。？比尚絎上又謂偓曰：「繼誨、彥弼輩驕橫益甚，累日前與繼筠同入，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，令人驚駭。」對曰：「臣必知其然，茲事失之於初。當正旦立功之時，但應以官爵、田宅、金帛酬之，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。此輩素無知識，數求入對，或妄論朝政，或僭易薦人，稍有不從，則生怨望。況惟知嗜利，為敕使以厚利雇之，令其如此耳。崔胤本留衛兵，欲以制敕使也，今敕使、衛兵相與為一，將若之何！汴兵若來，必與岐兵斗於闕下，臣竊寒心。」上但愀然憂沮而已。

冬，十月，戊戌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。

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，神福?窈擠蘗使出入臥內。神福謂諸將曰：「杭兵尚強，我師且當夜還。」杭俘走告全武，神福命勿追，暮遣羸兵先行，神福為殿，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。全武素輕神福，出兵追之。神福、師造夾擊，大破之，斬首五千級，生擒全武。錢鏐聞之，驚泣曰：「喪我良將！」神福進攻臨安，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。

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，丁酉，令李繼誨、李彥弼等勒兵劫上，請幸鳳翔，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，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。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，言皆淒愴，末云：「我為宗社大計，勢須西行，卿等但東行也。惆悵！惆悵！」戊戌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：「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，欲召卿對，其勢未可。」且言：「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同。」自是，學士不復得對矣。癸卯，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，迫寢正月丙午敕書，悉如咸通以來近例。是日，開延英，全誨等即侍側，同議政事。丁未，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、帷帳、法物，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、宮人先之鳳翔。戊申，朱全忠至河中，表請車駕幸東都，京城大駭，士民亡竄山谷。是日，百官皆不入朝，闕前寂無人。

十一月，己酉朔，李繼筠等勒兵闕下，禁人出入，諸軍大掠。士民衣紙及布襦者，滿街

極目。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。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，鄴迎降。

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，遏絕不令見上。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，繼昭帥所部六十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。百官及士民避亂者，皆往依之。庚戌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，崔胤等皆表辭不至。壬子，韓全誨等陳兵殿前，言於上曰：「全忠以大兵逼京師，欲劫天子幸洛陽，求傳禪。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，收兵拒之。「上不許，杖劍登乞巧樓。全誨等逼上下樓，上行才及壽春殿，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。是日冬至，上獨坐思政殿，翹一足，一足踢欄干，庭無群臣，旁無侍者。頃之，不得已，與皇后、妃嬪、諸王百餘人皆上馬，慟哭聲不絕，出門，回顧禁中，火已赫然。是夕，宿鄠縣。

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，謂韓建曰：「公不早知過自歸，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。」是日，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，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，獻銀三萬兩助軍，全忠乃西南趣赤水。

癸丑，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碹，上下馬慰接之。甲寅，車駕至盩厔；乙卯，留一日。

朱全忠至零口西，聞車駕西幸，與僚佐議，復引兵還赤水。左僕射至仕張濬說全忠曰：「韓建，茂貞之黨，不先取之，必為後患。?比□椅溫擫斜砣疤熳有曳鏘瓔乃引兵逼其城。建單騎迎謁，全忠責之，對曰：「建目不知書，凡表章書檄，皆李巨川所為。」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，斬之軍門。謂建曰：「公許人，可即往衣錦。」丁巳，以建為忠武節度使，理陳州，以兵援送之；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，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為匡國節度使。車駕之在華州也，商賈輻湊，韓建重征之，二年，得錢九百萬緡。至是，全忠盡取之。

是時京師無天子，行在無宰相，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，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。全忠復書曰：「進則懼脅君之謗，退則懷負國之慚，然不敢不勉。」戊午，全忠發赤水。

辛酉，以兵部侍郎盧光啟權句當中書事。車駕留岐山三日，壬戌，至鳳翔。

朱全忠至長安，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。明日行，復班辭於臨皋驛。全忠賞李繼昭之功，初令權知匡國留後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，賜與甚厚，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。全忠使判官李擇、裴鑄入奏事，稱：「奉密詔及得崔胤書，令臣將兵入朝。」韓全誨等矯詔答

以：「朕避災至此，非宦官所劫，密詔皆崔胤詐為之，卿宜斂兵歸保土宇。」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，癸亥，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。

丁卯，以盧光啟為右諫議大夫，參知機務。

戊辰，朱全忠至鳳翔，軍於城東。李茂貞登城謂曰：「天子避災，非臣下無禮，讒人誤公至此。」全忠報曰：「韓全誨劫遷天子，今來問罪，迎扈還宮。岐王苟不預謀，何煩陳諭！」上屢詔全忠還鎮，全忠乃拜表奉辭。辛未，移兵北趣邠州。

甲戌，制：守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，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。

乙亥，朱全忠攻邠州。丁丑，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，復姓名楊崇本。全忠質其妻於河中，令崇本仍鎮邠州。全忠之西入關也，韓全誨、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，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。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，與汴兵戰於平陽北，破之。乙亥，全忠發邠州。戊寅，次三原。十二月，癸未，崔胤至三原見全忠，趣之迎駕。乙丑，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，不下。戊戌，全忠自往督戰，盩厔降，屠之。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於華州。詔以裴贄充大明宮留守。

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，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。

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，而臨安城堅，久攻不拔，欲歸，恐為鏐所邀，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，禁樵采，又使顧全武通家信。鏐遣使謝之。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，鏐以為淮南兵大至，遂請和。神福受其犒賂而還。

朱全忠之入關也，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。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征江、淮兵屯金州，以脅全忠，行襲盡殺中使，收其詔敕送全忠。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，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。建外修好於全忠，罪狀李茂貞，而陰勸茂貞堅守，許之救援。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、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，將兵五萬，聲言迎軍駕，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。

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州刺史危全諷，天火燒其城，士民歡驚。諸將請急攻之，傳曰：「乘人之危，非仁也。」乃祝曰：「全諷之罪，無為害民。」火尋止。全諷聞之，謝罪

聽命，以女妻傳子匡時。傳少時嘗獵，醉遇虎，與鬥，虎搏其肩，而傳亦持虎腰不置。旁人共殺虎，乃得免。既貴，悔之，常戒諸子曰：「士處世貴智謀，勿效吾暴虎也。」

武貞節度使雷滿薨，子彥威自稱留後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